

# 回归《说文》，纠偏《康熙字典》

## ——传教士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的学术意义

李无未 裴梦苏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传教士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一书从300个汉字基础字形入手,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汉字系统,体现出一种回归《说文》,纠偏《康熙字典》的倾向。同时,也体现出他对汉字体系的深刻认识。该书无论是对于当前的汉字学研究、汉字学史研究,还是对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学习型汉字辞书编写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 :传教士 ;湛约翰 ;《汉字结构述解》 ;《康熙字典撮要》

**作者简介** :李无未(1960—),男,吉林敦化人,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裴梦苏(1987—),女,吉林长春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挖掘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7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H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6)03-0149-08 收稿日期 :2016-03-04

《汉字结构述解》(*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sup>[1]</sup>是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于1882年出版的一部用英语所写研究汉字结构的教科书。在此书中,他选取了300个汉字字形作为基础字形,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联系扩展,从而为讲解2000余个常见汉字字形寻求构形理据。《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杂志在1899年将该书与湛约翰的另一部著作《康熙字典撮要》<sup>[2]</sup>并举,称之为“非汉语母语者学习汉语的曙光”<sup>[3]</sup>。可以说,此书无论是从汉字学史的角度,还是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学习型汉字辞书编纂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 一、湛约翰及《汉字结构述解》

湛约翰(1825—1899)生平事迹在《基督教新传教士在华名录》中略有记述:湛约翰牧师,文学硕士,伦敦传道会委任的赴华传教士。他于1852年6月28日到达香港,1859年下半年迁居广州,一直住在那里。<sup>[4]</sup>湛约翰出版的语言学相关著作主要有《初学粤音切要》(*A Chinese Phonetic Vocabulary*, 1855)、《英粤字典》(*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 Dictionary*, 1859)、《康熙字典撮要》(*The Concise Dictionary on the basis of Kanghi*, 1877)、《汉字结构述解》(*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1882)等。

《汉字结构述解》前面有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对该书的写作动因、选字收字依据、编纂条例进行说明,阐述了湛约翰的汉字观,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说文通训定声》等几部汉字经典著作的独到看法。

### (一)《汉字结构述解》术语解释

《汉字结构述解》一书用英语所写,如何对湛约翰书中所选取的术语进行翻译就成了一个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湛约翰受所处时代局限,加上当时中西学术交流规范体系还未形成、相关的翻译术语标准还未建立,他的汉字理论术语运用缺陷就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中国文字学许多术语概念内涵与外延界定还模糊不清,也未有权威机构与学者对这些术语进行规范与厘定,各说各话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导致湛约翰在用英语对中国一些传统文字学概念进行表述时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试验性色彩。这就为我们今天对些术语、概念如何定名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如果强硬地使用现代文字学界所通用的术语去翻译湛约翰书中的术语概念,难免会有失准确与不对应。因此,对这些术语概念进行翻译,就要基于对湛约翰自身汉字系统的认识而重新构建术语系统。与此同时,还要参照其相关著作,如《康熙字典撮要》等术语使用情况加以判断,如此,才能使湛约翰汉字术语概念得到合理的阐释。在进行《汉字结构述解》术语翻译时,最具争议的术语有三个:“primary”“radical”“phonetics”。在现今的英文工具书,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sup>[5]</sup><sup>1395</sup>、《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sup>[6]</sup><sup>1238</sup>在描述汉字性质时,“radical”的概念相当于汉字学中的“部首”;“phonetics”则相当于“声符”。而当下国内可见的几本含有英文释义、比较权威的工具书,如《英汉语言学词典》将“radical”翻译作“形旁”“字符义素”<sup>[7]</sup><sup>1448</sup>;《日汉英语言学术语对照辞典》翻译为“部首”“偏旁”<sup>[8]</sup><sup>183</sup>;《英汉汉英语言学词汇手册》<sup>[9]</sup><sup>173</sup>、《语言学名词》<sup>[10]</sup><sup>124</sup>、《中国大百科全书》<sup>[11]</sup><sup>190</sup>均将“radical”翻译为“部首”。《英汉语言学词典》将“phonetics”翻译为“声旁”<sup>[7]</sup><sup>1413</sup>;《英汉汉英语言学词汇手册》翻译为“音符”<sup>[9]</sup><sup>156</sup>;《语言学名词》将“phonetics symbol”翻译为“音符”,将“phonetics component”翻译为“声旁”<sup>[10]</sup><sup>24-25</sup>。《中国大百科全书》将“phonetic element”翻译为“声符”<sup>[12]</sup><sup>35</sup>。

在现今流行的辞书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对

译湛约翰书中“primary”术语。我们发现,此术语并非湛约翰首创,在他之前的学者,如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等学者在论述汉字的性质与构成时也运用了这个术语。马士曼在其《中国语言论文》中将“primary”解释为“连接汉字部首与大量汉字的纽带”。卫三畏则延续了马士曼的观点,认为“每个汉字可以出于便利的原因被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radical,一部分叫primitive。在他们的观点中,radical就是214部首体系中所列的214个部首字,而primary并非是与radical绝对对立的,primary应当看做是一个字去掉部首后剩下的部分。若一个字是由两个部首字组成,那么部首字也可以做primary。他们还创造了formatives与derivatives两个术语来说明文字的层级关系。在湛约翰的文字体系中,关于radical与primary二者之间关系也沿用了马士曼、卫三畏的汉字学理论。湛约翰在书的“序言”中也提及了借鉴卫三畏著作的情况。由此,我们不妨沿用radical说法,译为“部首”术语。但是,必须注意到,此处的“部首”所指并非是查检汉字所用的214个部首,而是基于文字学理论的540个部首。primary基于英文术语,考虑到primary中含有大量有形无音的如“冫”“冫”等的不成字部件。“字形”指“文字的外形,即一种文字单个字符在空间上展示出来的形状,这里特指汉字外形”<sup>[10]</sup><sup>128</sup>。这个概念与湛约翰的“primary”相符,这样,就将其定名为“基础字形”比较合适。至于“phonetics”,虽然指的是形声字中表声的部分,也可以选择比较合适的术语对应翻译,如“音符”“声旁”“声符”等。在《康熙字典撮要》中,“phonetics”被翻译为“声母”,而《康熙字典撮要》中“声母”的概念沿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的“声母千文”<sup>[13]</sup><sup>116-17</sup>,本文继续沿用“声母”这一说法,而下一级单位“subordinate phonetics”,则可以相应地翻译作“次声母”。

### (二)湛约翰汉字观

湛约翰在《汉字结构述解》之前曾作《康熙字典撮要》一书,对汉字结构进行了整体性思考,但在此书中,他并没有使用过多文字对他的汉字观进行直接阐述,只是间接性地融入了字典编纂

翻译自J. Marshman. D.D: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 pp. 587, 1840.

翻译自Samuel Wells Williams: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xlvi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9.



互、大、矣、尤、彳、井、丌、才、广、弋、卂、仄、凡、毛、口、口、回、尸、己、巳、弓、马、幺、小、宀、巾、巾、山、巾、土、工、干、也、子、中、心、止、丐、氏、丑、互、云、无、井、丹、母、亢、六、文、方、歹、勿、欠、气、毛、手、丰、丰、斗、卩、卩、牙、予、斤、户、午、牛、今、不、木、开、水、火、犬、爪、天、壬、凶、日、日、月、巴、玉、主、玄、白、肉、瓦、田、由、甲、冂、母、弗、册、皿、且、目、目、巨、四、只、民、凸、出、丙、木、禾、禾、矛、永、瓜、戊、矢、冬、疋、皮、穴、它、宁、米、羊、叟、缶、至、干、衣、交、亥、系、虫、束、赤、虍、舟、自、自、耳、臣、丽、而、西、西、西、丹、肉、白、甘、凶、由、曲、羽、兆、兒、从、从、谷、豆、吕、克、匚、囧、酉、卯、白、角、凶、豸、豸、采、尙、弟、革、車、貝、頁、身、良、辰、長、夷、佳、自、亞、金、來、兔、希、易、畷、函、甬、果、尙、崑、豸、非、非、面、革、肩、盾、鹵、录、癸、泉、者、畏、乖、飛、馬、鬲、半、垂、琴、旁、寅、魚、鳥、鹿、豕、率、离、殼、壺、象、豸、焉、昔、爲、巢、樂、鼠、蜀、齊、壽、齒、鬻、龍、龜、燕、鳳、爵。

在《汉字结构述解》一书中,湛约翰标出的字头仅有300个,但是,为何说他选取的字形要远大于300个呢?这是因为,这300个字形中的部分字,还有一些衍生出来的字,称为“次基础字”。这些衍生出来的“次基础字”字形与基础300个字形有如下种类型:翻转(reversed),如丿与㇇;倒转(inverted),如二与𠃉;放置边上(placed sideways),如匕与尸;双倍(doubled),如匕与𠃉;三倍(triple),如匕与𠃉;水平双倍(double horizontally),如人𠃉与𠃉;垂直双倍(double vertically),如人𠃉与𠃉;四倍(quadrupled),如人𠃉与𠃉;自身双倍(double on itself),如口与回;收缩(contracting),如开与干。

#### (四)回归《说文》,纠偏《康熙字典》

湛约翰的300个基础字形,可以说是对《说文》540部的一种改进。这300个字形的选取基本上是以《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字形为依据,其中230个基础字形是与《说文》重合的,另外70个字与《说文》部首字不同。

##### 1. 300个基础字形与《说文》部首字重合部分

在与《说文》部首字重合的230个字形中,部分字是他对《说文》部首字的归并而成,即将具有共同来源的字并作一处。如他将《说文》中:火、炎、焱、黑、彡、赤等部首都归在“火”字下;大、亦都归在大下;将田、畀、男、黄都归在“田”字

下等。这种重新的归并,不仅有助于厘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关系,更可以减少《说文》部分部首下统字过少的问题。

##### 2. 300个基础字形与《说文》部首字相异部分

湛约翰300个基础字形中,有70个字与《说文》部首字相异。在这70个基础字形中,有本非《说文》部首字的字被选作基础字形,如:仄、兆、冂、丽、鳳等。这些字中有一部分字与《说文》中的部分字形是古今字关系,如“兆”字在《说文》中为“𠃉”,被归为卜部中;有些字与《说文》中的字形是繁简字的关系,如“丽”字在《说文》中本为“麗”被归入鹿部中;一些字《说文》未收,但在湛约翰所处时代已是常见字,也被收入基础字形中,如“鳳”。

在70个基础字形中,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说文》部首字被原字形中的某些部件所代替,如《说文》“𠃉”被改为古字“几”;再如“冂”成为基础字形取代《说文》部首字“𠃉”;“厶(厶)”成为基础字形取代《说文》部首字“去”。还有的字从原有《说文》中的部首中剥离出来,另立成一个基础字形,如“离”在《说文》中属内部,在《汉字结构述解》中“离”“内”均为基础字形。可以说,经过整理与归并的300个基础字形,较原540个部首来说,更体现出一种对汉字结构的基础单位的划分思路。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湛约翰对一些基础字形设定并不科学,如“燕”旁等字的设定,明显是冗余的。

##### 3. 300个基础字形与《康熙字典》部首字

需要注意的是,湛约翰300个基础字形中与《康熙字典》214个部首字相同的字形仅有145个,相差较大。《康熙字典》依据楷书字形,对《说文》540个部首进行了一定的归并。《汉字结构述解》并没有体现依据楷书形体而归并的情况。如“克”,《康熙字典》归为“儿”部,《汉字结构述解》依照《说文》仍归“克”部;再如,“尪”《康熙字典》归为“小”部,《汉字结构述解》依照《说文》仍归为“尪”部;“弟”《康熙字典》归为“弓”部,《汉字结构述解》依照《说文》仍归为“弟”部。

为何湛约翰要对《说文》540个部首进行整理与归并呢?他在书前“序言”中作了说明。他认为,当前人们所尊崇的《康熙字典》214部部首体系并非科学,一些归并仅是毫无意义关联的部首因为汉字字形演变后形体出现巧合被归并为一处,其归并就毫无理据,从而破坏了汉字本身所

具备的体系性。由于《康熙字典》在当时的权威地位，214个部首如西方人牢记24个字母表一样，被东方人牢记于心。很多初学汉字的人认为，214部部首体系是540部部首体系的简化版本，于是更倾向学习简单容易的系统。然而，这种错误的学习倾向，会导致初学者走入汉字学习的迷途，造成部首认知上的混乱。在“序言”中，他也承认，自己之前在编纂《康熙字典撮要》时，因为盲目尊崇《康熙字典》权威性而犯下了一些错误。因此，认定，《说文解字》才是中国汉字学的正宗。可以说，湛约翰是从汉字学习这一点出发，依据小篆字形对《说文》540部进行整理与归并，强调汉字构型的理据性，体现出一种回归《说文》，纠偏《康熙字典》的倾向。

湛约翰为何会在众多学者纷纷尊崇《康熙字典》权威性的时代，大胆地指出《康熙字典》的局限与错误呢？笔者认为，首先，这与他当时传教士的身份不无关系。一方面，他可以不顾及政治方面压力而大胆指出当时被中国学者“奉为典常，不可变更”权威著作《康熙字典》的种种弊端，如检字法缺乏理据，收生僻字过多等问题；另一方面，他在写《汉字结构述解》之前，曾编纂出版过《康熙字典撮要》一书，对《康熙字典》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将其对汉字的很多创见融入《康熙字典撮要》的编纂中。然而，湛约翰在五年后的《汉字结构述解》中仍批评自己当时还是过于盲目信崇《康熙字典》权威性，犯了一些错误，并在书后的附录中更正了《康熙字典撮要》中出现的问题。

#### (五)《汉字结构述解》说解汉字的模式

《汉字结构述解》一书虽尊崇《说文》的权威地位，然对汉字的说解并不拘泥于《说文》“六书”，而对于很多字的认识与解读都很富于创见。湛约翰对汉字的说解模式可分为如下几点：一是用广东音与北京音分别为汉字注音并给出基础字形本身的解释；二是用英文将基础字形在下一层次汉字构型中作用点明。比如，用(a)(b)(c)(d)……分条列出；然后，列出(a)(b)(c)(d)……小条目下所统的汉字；三是为这些汉字分别注上广东音与北京音，并用简洁的语言给汉字释义。

如《汉字结构述解》中对“一”的说解。湛约翰认为“一”作为基础字形，形义的七层关系如下：

(a) This symbol means one or one act in. (此符号的意思是“一”或者“一”参与其中)：“戊”(the

eleventh of the twelve cyclical characters. 第十一地支)“与”(to give( one ladleful ). 给(一满勺))“士”(an officer( one man equal to ten ). 一位官员(一人相当于十个人))等18个字；

(b) It is used for the ground in. (此用来指“地”)：“丘”(a hillock. 小山丘)“旦”(dawn. 黎明)“本”(root. 根)等12个字；

(c) It is used for heaven, or above in. (此用来指“天”或“之上”)：“雨”(rain. 雨)；“不”(soaring away. 上升)等3个字；

(d) It is used for a level summit or cover in. (此用来指顶层或盖子)：“兀”(a high place. 高处)“匚”(a coffer. 保险箱)等4个字；

(e) It is used for an obstruction or something placed across another in. (此用来指“阻碍”或者一种“横穿他物之物”)：“刃”(a sword( cutting something ). 刀或剑 切东西)“刁”(obstruction of breathing. 呼吸受阻)“叉”(the fingers crossed. 交错的手指)等14个字；

(f) It is used for contents in. (此用来指“内含之物”)：“勺”(a ladleful. 一满勺)“血”(blood. 血)“甘”(sweet( in the mouth ). 甜在嘴里)等4个字；

(g) It stands for the branches of a tree in. (此用来指“树枝”)：“末”(branches. 分支)“朱”(The pine. 松树)“才”(Ability successful growth the upper stroke is said to represent growth and the lower the ground. 一种使成功的能力，上面的一笔，有人说代表的是一种植物向上生长形态，下面的一笔则代表了大地)3个字。

湛约翰对字义说解还是以《说文解字》为主。其中，也有部分释义，是湛约翰对《说文》中释义的归纳与总结。如“勺”“血”“甘”等字中，一字所代表之物各有不同，分别代表“实”“血”“道”，但是此处被湛约翰总结为“contents in”(内含之物)；再如“叉”“刁”一均有“阻碍”“横穿”之意，被湛约翰释为“an obstruction or something placed across another in”(阻碍或横穿他物之物)。其中对一些字的说解则参考了《说文通训定声》如：才《说文通训定声》：“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按丨而上行也，会意。十即中之枝叶，微也，象形，一地也，指事。”<sup>[11]192</sup>

湛约翰还选取了一些《说文》未收之字，如上表中的丢、冂等字，按照自己的对汉字构型的理

解将其归入其中。在书前“序言”中,湛约翰也说,对字义说解是参照中国文字学经典观点而非个人创见。在编排中,只是会偶然地融入了个人的一些猜测,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看到,有一些字的归纳的确有湛约翰“勉强说解”的成分在里边。如,“戈”既属“(b)ground in 乚(地也)又属于“(d)an obstruction or something placed across another in 乚(此用来指“阻碍”或者一种“横穿他物之物”)”。“刃”既属“(a)This symbol means one or one act in 乚(此符号的意思是“一”或者“一”参与其中),又属“(e)It is used for an obstruction or something placed across another in 乚(此用来指“阻碍”或者一种“横穿他物之物”)”。这种两属的汉字,湛约翰只在一处做解释,体现出一种对字义解释的倾向性。其中,还有一些汉字字形构造说解与“一”无关,由于与前一个字存在形体构造方向上的差异,如“之”(乚)与“币”为倒字的关系,因此合在一处进行说解。

总体而言,湛约翰虽然参照《说文》等文献进行说解汉字,但是未严格地采用《说文》中的“六书”体系。比如,他模糊了“象形”与“指事”的概念,将一些指示符号具象地进行说解。如“刃”字中的点本为指示符号,《说文》中为:“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而湛约翰却释义为“a sword(cutting something)”(刀或剑,切东西);再如,“本”字中的“一”也是指示性符号,《说文》:“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徐锴曰:一,记其处也。本、末、朱皆同义。”但是,湛约翰却将“一”具象地解释为“ground in 乚(地下)”。

## 二、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研究学术意义与局限

### (一)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研究学术意义

对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一书进行研究,无论是对于当今的汉字学理论层面,还是汉字应用层面,比如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学习型汉字辞书编纂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角度、新的知识视野。

#### 1.《汉字结构述解》研究对丰富汉字学理论内涵的启示

在《汉字结构述解》中,湛约翰将汉字放在一个多层级的模型中去解读与研究,在“六书说”仍然占据文字学一统地位的17世纪,极富前瞻性。湛约翰提出的“300个基础字形”“次基础字形”“次

声母”“次声母中装饰性部件”等概念,既是从新的角度对《说文》解说汉字模式修订与补充,同时也是从音、义二元的观点对汉字整体结构进行判定的一种全新的认识。与后来汉字学中的汉字构形学理论、汉字部件分析理论、饰笔理论、字素理论等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现代汉字构形学强调对汉字总系统性的构建,这与湛约翰所构建的汉字多层次体系是暗合的。可以说,湛约翰对汉字的认识既扎根于中国传统《说文》学,又对《说文》有所突破,他从汉字的整体系统结构入手反推构成汉字的各个部件的作用与意义,既为分析《说文》9353个字形以外的汉字形体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方法,也为厘清《说文》后出现的汉字发展源流提供了理论性解释意见。

#### 2.《汉字结构述解》对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启示

当前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难点,汉字多、字形难辨认,导致非汉语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畏惧对汉字的学习。很多外国学习者即便在汉语口语交流已经基本无障碍的情况下,书写汉字、阅读文献依旧困难重重。很多对外汉语教师干脆绕过汉字教学,直接从拼音入手,这虽然缩短了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过程,但他们所学到的汉语是缺失的、残疾的,汉字中所包含的丰富文化意蕴也随之被忽视了,仍然难以掌握汉语精髓。湛约翰写作《汉字结构述解》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让外国学习者尽快掌握汉字。他认为,中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方言差异较大,但是汉字是共通的交流工具,具有超时空的特性,因此掌握汉字的意义重大。

湛约翰设计归纳的300个基础汉字体系,具备很强的逻辑性:从整个汉字系统宏观结构来看,300个字形本身就可以通过字形空间位置的关系衍生出一些次基本字形,基础字形与次基础字形通过部件本身参与构字的意义继续延伸统领汉字,所统领的汉字又与其本身字形具有空间关系的汉字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一种严密且庞大的系统。从构成宏观系统的每个微观汉字单位来看,汉字又是由部首、声母二元单位构成的,部首与部首或部首与声母的叠加又可以继续构成次声母参与下一层级进行构字。而开启汉字系统的“金钥匙”就是“300个基础字形”,外国学习者掌握了《汉字结构述解》便为掌握占汉字十分之八九的形声字打下了基础。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实践中

往往强调的是对于常用汉字的教​​学，学习者对于汉字的掌握往往是零散的，因而造成了记忆的困难。虽然近年来“部首教学法”“字源教学法”“汉字结构教学法”等基于汉字自身系统性的教学法纷纷出现，但是，目前学术界似乎还并没有一个着眼于汉字整体的、系统性、层级性的教学法，也并不强调外语学习者自身对于汉字持续性、生成性的学习能力的培养。

同时，湛约翰对个体字形的细致分析也增加了汉字教学本身的理据性、趣味性，这种基于《说文》的汉字说解模式，一改传统汉字教学中只重视整体字形识记，不重视结构分析的弊端。虽然对于部分字形的说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种细致的字形分析方法无疑给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

湛约翰本身作为一位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他在学习汉语、汉字时的着眼点比本土学者或来自汉字文化圈的学者更贴近非汉字文化圈汉语学习者的实际。可以说，湛约翰的《汉字结构述解》为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拓展了思路。

### 3.《汉字结构述解》对学习型汉字辞书编纂的启示

《汉字结构述解》一书虽对《康熙字典》的批评有失当之处，然而却为我们编纂学习型汉字辞书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启示。当前学习型汉字辞书的编纂既要考虑学习者本身的学习需求，又要考虑学习型辞书自身应具备的规范性作用，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更贴近汉字学理（如《说文解字》540部部首）的检字法，还是沿用基于实用性目的设计的（如《康熙字典》214部部首）检字法呢？在学习型汉字辞书中是否应该引入古文字字形并给予字义的说解，来帮助学习者学习汉字源流从而辨识汉字呢？这都是在编纂学习型汉字辞书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汉字结构述解》无论是从整体的编纂体例还是从对每个汉字微观的解释方面都为学习型汉字辞书，特别是面向外国学习者的学习型汉字辞书编纂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 （二）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局限

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对汉字结构的解释大部分还是符合汉字实际的，但应该看到，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湛约翰分析汉字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他只是对汉字作了共时层面分析而缺乏对字形进行细致的、历时的考量。如湛约翰认为，就分析汉字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汉字每一个部分一定要有其功用，如果我们不能找出构成汉字中某一部分对整体字义构建方面的理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这部分在汉字中出现的意义是出于语音方面的考虑，因为合体字现代发音与音符本身的发音已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可以说，湛约翰这种分析汉字的方法是很有问题的，他未将字形历时演变造成的对汉字声母、部首破坏作用考虑其中。如“燭”字在《康熙字典》中为“燭”的异体字，是“燭”的声旁“尢”经讹变为“火”后形成的字。如果按照湛约翰的方法，那么“火”就应该为“燭”的声旁。这种认识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汉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汉字字体经历的一次次演变，总会对汉字形体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导致“变异”，我们在分析汉字时，不得不考虑汉字字形在共时平面上出现的这种历史沉积。其次，湛约翰虽然借鉴了《说文解字》《说文通训定声》等文字学经典著作，然而湛约翰并没有完全地接受《说文解字》的精髓——“六书”理论。虽然“六书”理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问题，如在《说文解字》对汉字构造的说解中实际运用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书”，假借属于汉字应用层面，转注这一概念究竟为何至今学界仍无定论。湛约翰基本接受了象形、会意、形声这三种造字方法，却将“象形”与“指事”混为一谈，将指示符号具象化，从而在实际分析汉字时运用的只有“象形”“会意”“形声”三说。

然而，如果刨除一些特殊的情况，湛约翰分析汉字的方法还是有很强的适用性。王宁在《汉字应用通则》中也指出：“部件在参与构字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功能，也就是说，部件必须从某一方面体现所构字意图。部件的功能有：表形功能、表义功能、示音功能、标示功能四种。”<sup>[16] 392-93</sup>湛约翰在汉字部件功能性的看法与王宁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他还没有认识到部件的“标示”功能，也未将“表形”与“表意”做出进一步的划分，一些部件被盲目地归为音符中或者被具象化部首，这些都导致他的方法对部分字的分析变得不适用。

二是湛约翰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对汉字的说解还是局限于《说文》等传世文献，不可能利用甲骨文、金文这种出土文字材料。如果我

们借鉴当下古文字字形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汉字结构述解》结论与他们的分析有一些出入。比如,按照现代学者对甲骨文字考释的结果,“爲”字就不应该被训为“a female monkey(母猴)而应该训为“以手牵象之形”<sup>[17]</sup><sup>[111-112]</sup>;还有“匕”字也不应该被继续训为“a man 'turned around(反人),而被释义为“女性性别象征符号”<sup>[18]</sup>更为合适。

三是湛约翰对《康熙字典》批评有失公允。就《康熙字典》本身的性质而言,它是一部大型汉字辞书,并非适合初学者学习与使用。214部首设立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查检,让人们依据汉字表面的形体特点迅速地找出其在字书中的

位置,而不是让人们通过214部首入手学习汉字。湛约翰对《康熙字典》批评难免有求全责备之嫌。但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史料信息:湛约翰所处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很多西方学者编著双语辞书与文字学著作,但是他们最先接触到的汉字教材仍然可能只是当时具有权威地位的《康熙字典》,而不是《说文解字》,所以,湛约翰才会对《康熙字典》进行批评并编写《汉字结构述解》,以便帮助外国人掌握汉字学习的方法。而此前的西方学者们对于《说文解字》这样的著作却弃之不顾,这也就造成了字形结构解释上的诸多缺憾。

### 参考文献

- [1] JOHN CHALMERS. 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M].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 1911.
- [2] 湛约翰. 康熙字典撮要[Z]. 清光绪四年广东伦敦教会印本.
- [3] THOMAS. W. PEAROR. The late dr. chalmers[J].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1899, (3).
- [4] 伟烈亚力.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M]. 赵康英,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 [5]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Z]. New York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6.
- [6]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Z]. New York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74.
- [7] 劳允栋. 英汉语言学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8] 徐一平, 谯燕. 日汉英语言学术语对照辞典[Z].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 [9] 赵忠德. 英汉汉英语言学词汇手册[Z].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 [10]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语言学名词[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3册[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0册[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13]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4]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 [15] 王筠. 说文释例[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6] 王宁, 邹晓丽. 汉字应用通则[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 [17] 董莲池. 说文解字考证[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 [18]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第一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晨曦]